

科学家传记丛书



〔苏联〕玛·纳丽丝金娜著

潘 勋 照 译

PAVLOV
巴甫洛夫

科学家傳記丛书

巴甫洛夫

〔苏联〕瑪·納丽絲金娜著

潘 勛 照 譯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巴甫洛夫是苏联伟大的生理学家。他在童年时代就具有坚持不懈、顽强战斗的工作精神。他很早就立下了把自己的毕生贡献给科学的志愿。

这本传记读物通过生动的故事，写他在几十年的科学工作中，怎样克服了重重困难，完成了整个活机体最重要的生活过程的研究，创立了“条件反射”等学说，对生理学、心理学、医学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М. Нарышкина

РАССКАЗЫ О ПАВЛОВЕ

Детгиз 1952

巴 甫 洛 夫

瑪·納麗絲金娜著

潘 助 照 譯

舒巴耶夫繪圖 張之凡裝幀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书号：自0101 (高)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4 3/16 插页 1 字数 70,000

1962年5月第1版 196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2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2803

定价：(6) 0.30 元

前 言

一八四九年九月二十六日，伊凡·彼得洛維奇·巴甫洛夫誕生在俄羅斯中部梁贊鎮上的一個教士家里。教士雖然很窮，却很喜欢讀書，常教孩子念書。巴甫洛夫從幼年時代起，就非常愛書本，決心把自己的一生貢獻給科學。他想使人類都成為健康、聰明而又幸福。他長大後，在涅瓦河旁，工作了五十多年，研究血液循環、消化生理；花了三十年功夫，研究大腦的生理作用，完成了活機體最重要的生活過程的研究。巴甫洛夫一生的研究，創立了“條件反射”等學說，對人類作出了巨大的貢獻。

巴甫洛夫在帝俄時代，研究工作是多麼難以進展。十月革命以後，蘇聯共產黨和列寧同志十分重視科學，尊重科學家們的勞動；給了他許多幫助，因此他能夠完成更重要的研究工作。巴甫洛夫在科學的實驗工作中，表現了驚人的毅力，頑強的戰鬥精神。他在任何艱苦的情況下，從來也沒有間斷過實驗。

巴甫洛夫在他去世前幾天發表的《告蘇聯青年科學家》的信中，諄諄告誡青年們要謙遜、謹慎和耐心，要研究、實驗和觀察，要求他們用最大的努力和高度的熱情來對待科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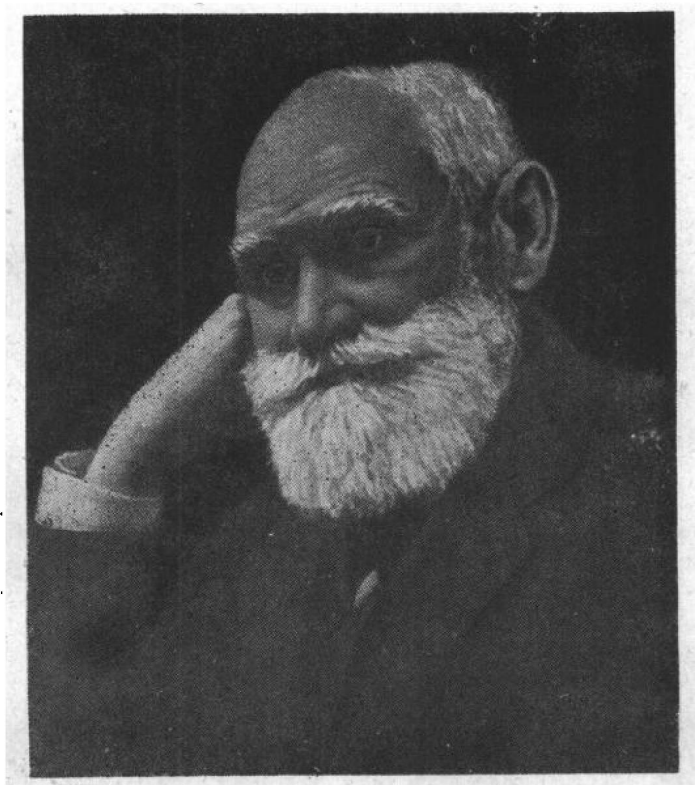
巴甫洛夫是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，他常對學生們說：

“我愿意用我全部的生命研究科学，来贡献给生育我、培养我的祖国和人民。”的确，巴甫洛夫踏踏实实地实现了自己的话。

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日，巴甫洛夫活到八十七岁高龄，与世长辞了。而他的学说却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；特别在我国，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。巴甫洛夫爱祖国、爱劳动、爱科学、爱真理的精神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

譯 者

1962年4月4日



伊·彼·巴甫洛夫

目 录

前言.....	1
九柱戏.....	1
启程.....	9
活窗子.....	14
受启示的回答.....	21
理想成了事实.....	25
用石头喂狗.....	31
脚步声.....	38
玩具狗.....	49
美国人的头脑.....	57
决定.....	62
新的一天.....	65
在工作岗位上.....	77
睡眠疗法.....	84
夏里克.....	88
围攻堡垒.....	92
伟大的同乡.....	101
伟大祖国的公民.....	114
顶楼小屋.....	121
比时间还快.....	126



九 柱 戏

春天，巴甫洛夫一心想溜出沉闷的教室，跑到大街上去玩。

山谷里，形状象蜂窝的雪块正在融化，湿漉漉的和风送来了嫩草和败叶强烈的醉人气息，菜园子里散发出一股浓重的腐殖土味儿，光秃秃的枝条正冒出嫩芽，柳枝上吐出了银白色的柳絮。傍晚时分，白嘴鸦飞旋在红艳艳的天空，四下里响起了它那欢愉的呱呱的叫声。

铃声刚在冷飕飕的阴暗的走廊里响过，教室的门也就立刻打开了，一群男孩子蜂拥到大街上去，嘴里吹着口哨，还叫嚷个不停。眼下正是他们欢蹦乱跳的时候。

巴甫洛夫一陣陣吹着口哨，順着一條長滿青草的大街奔跑，受驚的母雞發出咯咯的叫聲，打他的身邊飛走。

他原可以一口氣奔到河邊的小山坡上，或者爬到鴿子籠上去。可是男孩子們都在菜園子後頭的空地上，等他來玩九柱戲^①。他得先削好遊戲用的小木塊：因為白樺樹做的小圓木塊都叫孩子們給藏掉了。巴甫洛夫只好輕手輕腳地推開軋軋作響的小門，沿着樓梯上楼去。他不想讓大人們察覺，今天他要幹的事。巴甫洛夫悄沒聲兒地沿着房間慢慢走去。窗子上挂着窗簾，顯得昏暗不明，夕陽的余輝只能打窗縫里照進去，用舊布制的長毯鋪在有縫的、軋軋作響的、沒漆過的地板上。巴甫洛夫沿着陡直的小木梯子，一步跨兩級，上了頂樓。他脫下那雙磨腳的長統靴子，把它塞到床底下去。巴甫洛夫手拿一把大鋼刀，白樺的小圓木塊放在衬衣的衣兜里，走上了台階。巴甫洛夫坐定在因年長日久而掉了漆的梯級上，用胸膛抵住小圓木塊就削起來。他緊鎖着眉頭，臉色顯得又嚴峻又專注。強烈的旋風吹打着他的額角。他的嘴唇自然地微微張開，上面冒出了一顆顆的小汗珠。巴甫洛夫專心得低聲喘着氣。他要把小木塊削

① 九柱戲：俄國人最愛玩的一種遊戲，是用九根短短の木柱，交叉架迭在地上，搭成各種圖形，玩的人拿一根較長的木棒，從相當遠的距離外擲這目標；誰能夠用最少的次數把木柱击散，就是勝利者。

成在梁贊^①任什么人也不曾有过的那样平滑。巴甫洛夫把削好的小木块，一个挨着一个，并排摆在梯級上，并且常常放下手，歪斜着脑袋朝一边观赏着。这有多好啊！他眼下在想象，小木块已经照划好的九柱戏的样子，被摆好在空地上，他瞄了个准……正拿起棍子来……巴甫洛夫笑得眯缝起眼睛，想象着这些个轻巧的小木块被他的棍子击响得四散飞开。

于是，巴甫洛夫又继续削起来。这时，母亲手里拎着个牛奶桶，打院子里经过。她原想打发巴甫洛夫上父亲的菜园子那儿去，可是她只瞟了儿子一眼，连一句话也没对他说。巴甫洛夫的这股脸色，就是要他去也是白花功夫的，——此刻他放不下他的小木块。母亲向他递了个眼色，微笑了起来。这孩子爱劳动，是家里的一名好帮手。他肯翻地，和弟弟一起扛厩粪，修篱笆，编鸟笼子。果园和养蜂场里的活儿可真不少。

父亲常对邻人自豪地说：

“我那老大于活可不听规劝，想干什么，就干什么，真不愧是我们家的后代。”

巴甫洛夫坐在梯級上，紧蹙着眉头，削着小木块。这忽

① 梁贊：巴甫洛夫的诞生地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梁贊州的首府，在莫斯科东南。

儿可千万别挨近他。男孩子们朝门缝里窥望，在栅栏后头
噤哩咕嚕着：

“在削小木块呐！”

难怪他们在菜园子后头的空地上没能等到他。

“喘，闷着脑袋干呢。”

不过这一切都没能瞒过巴甫洛夫。他早已听到了栅栏后头的嚷嚷声。里面有一个男孩子噗哧一声地笑出声来，连忙用手把嘴捂上了。父亲打菜园子里走出来，肩上扛着耙和镢子。牛棚间里传来了牛奶倒进牛奶桶的嘩嘩的声响。母牛在反刍，咕嚕咕嚕地大声呼吸着。巴甫洛夫用鼻子吸了一口气，闻到了一股热气腾腾的牛奶味儿。

“巴甫洛夫，喂，巴甫洛夫出来嘛！”

“巴甫洛夫，出来玩九柱戏呀！”

“我可没时间啊！”巴甫洛夫一本正经地，象他父亲那样，用暗（yin）哑的声音答腔。他专心致志地削，他还得当心，别叫左手插进来代替右手干活。他左手拿了把刀子，不过马上将它交给了右手。

他是个左撇子。男孩子们不出声地暗暗嘲笑他：他十分精悍，任何一样活都能干，他这号人甚至能叫公鸡飞上天呢。他们还牢牢地记得去年果园里的巴甫洛夫。那儿，那些棵抹过石灰的苹果树的树干此刻正在泛白，夏天一到，阳光就会使苹果成熟。那儿，还有自个儿制的秋千。当时，巴

甫洛夫逗引男孩子們比臂力，右手跟右手比！眼下他的力气比任何一个男孩子都大，他的右手同左手一样有力。不过玩起九柱戏来，他仍旧照老样子用左手玩。他一回也没有輸过，空地上的男孩子誰也比不了他。

“他真可称得上百发百中。”他們暗自称贊道。

少了他，玩起来就不带勁。

这忽儿，男孩子們都聚集在台阶旁边，把巴甫洛夫团团圍上，靜待着他將木块削好。

“需要帮手嗎？”

他执拗地搖了搖頭：

“我自个儿能行。”

当木块一削好，所有的男孩子都朝空地跑去。巴甫洛夫跑在最前头，衣兜里的小木块篤篤地响。

“快点！”他耐不住地嚷出来。

“噤，第一名到！”

“喂，巴甫洛夫，用右手击一回，那有什么关系呢？”男孩子們打趣地說。

“就这样击一下看！”

他弯下身子，瞄准着，咬紧嘴唇，臉色很严峻。男孩子們知道：他击木的时候，不管跟他談什么，他都不理会。棍棒带着呼呼的响声在空中抖晃了一下，击得木块四散飞开。这时，他才掉过头来看一眼，眼珠子灵活而俏皮地打着

轉几。

“你用右手击一下看，就象我用左手那样。不要紧嘛，来啊，击木吧……开始……你看，落空了！瞧你这个打手！哈哈，哈哈！”巴甫洛夫笑出声来，男孩子们也随声笑了。

“没什么话可说，玩九柱戏，巴甫洛夫顶棒。”

连那些个瘦长的少年——神学院的学生也看出巴甫洛夫是个能手。他们这些日子也常光临到空地上来。说真的，男孩子们实在不欢迎这批不速之客，可是不让他们玩可又不成啊！

“让他们玩，让他们玩，巴甫洛夫会给他们厉害看的，叫他们拿不了小木块。瞧，他瞄准好了，小心啊！”

不知为什么，他突然伸直了腰干，丢掉了棍棒，只是闪动了一下眼睛。

“喂，你这个大个子，”他喊道，“让我看看你的书。”他已经看见了他那本塞在腰间皮带里的书。那个神学院的学生低着头温和地笑笑，可是书还是拿了出来。要是换了个旁人，他准不肯给的。巴甫洛夫仔细地接过了书。

“你们玩吧，我不来了。”

他翻阅着那本破旧的书。这是本什么书，真叫人费解，不知道讲点什么？他紧锁着眉头，用那又脏又短的手指去梳自己的头发。“看来，人的胃液消化食物，就好象榨油机榨奶油一样。从人的血液里可以得到铁质和其他金属屑。



人的心脏不休止地、急速地跳动。”

他什么时候能弄明白人体的结构就好了！

他坐在那件被他扔在地上的短外套上，看书看得忘掉了玩耍。

当游戏完了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男孩子们走过来拉巴甫洛夫屁股下那件外套。他抬起脑袋，眼睛闪烁着光辉，好象在抢夺九柱戏似的，不过，他抢夺的不是九柱，而是整个城市，整个新世界。

巴甫洛夫珍惜地将书本合拢来放在胸前。

眼下，他打算日以继夜地来看完这本书。

入夜，梁赞的黑黝黝的街道一片宁静。只是偶尔打远处传来一只狗的吠声和哭声，其余的狗也随声嚎叫，接着打各个沙喉咙里发出来的吠声不绝于耳。又大又明亮的月光映照在黑得发亮的河面上，高悬在荒凉花园的带有硬刺的密林上头，照耀着沉睡的大街。只有一间小屋的窗洞里还亮着灯火，直到天明。

启 程

在綠色的畦壟間，父亲身上的那件衬衫閃現着一块块白色的斑紋。年輕的巴甫洛夫用袖子擦干額上的汗珠，叫阳光晒得眯縫起眼睛在微笑。

“爸爸，看誰先翻完這一壟？”他朝身后瞥了一眼：那儿是两条剛剛翻过的黑油油的泥土，一条是父亲翻的，一条是他翻的。前头开的藍白色的馬鈴薯花埋在杂草堆里。

“不，你瞧着吧，爸爸，我一定先到。”說完話，年輕的巴甫洛夫使勁地用脚去压鏟子，那鏟子輕巧地陷到泥土里，鏟子鋒利的口割得草莖发出嚓嚓的声音。

“孩子，你翻完的时候，說声‘到’，”父亲从容不迫地低声說。

这忽儿，巴甫洛夫輕巧而又机灵地鏟着土，把土翻了过来，将它敲碎。

父子俩的紫銅色的臉上淌着汗水，給太阳光映照得閃发光。父亲动了动一双濃眉說：

“不行啊，我的孩子，把你父亲当老人看待还嫌早呢。”

父子俩同时到达了終点。父亲先扔开鏟子，伸直了腰干說：

“不頂事啊，好强的人，还得多吃点飯才行。”他那双眼

睛，在搭拉着的眉头下，狡黠(xiá)地微笑着。

“离你已经不远了。”儿子暗自想着，不由得也笑了起来。他们揩去了脸上的汗，朝着太阳坐在田壠上。他们打开饭包，鲜美的烤面包很松脆，在一張揉皺了的紙上放着一撮盐，鋪在草地上的、放有面包的餐巾上，蚱蜢在跳来跳去。

父亲揩拭了一下胡子，面包屑打胡子上抖落下来，他把那只盛着温水、叫太阳烤热的鉄罐拿近嘴角說：

“这样看来，明天我們就可以完工了，对嗎？翻完了再到那边去割草。”

一只公鸡在远处的河后面咯咯地啼起来，接着第二只鸡、第三只鸡，以及附近所有的鸡都随声附和着它。

“希望天气不要变坏，”父亲用寬大的手掌放在眼睛上遮住太阳，朝天空望了一眼。蔚藍色的天空中，白云象白雪一样，泡沫似的停留着。“得赶快割草。”这时父亲的臉上流露出严肃的和不安的神色，“你馬上就要上神学院念书了，那时就不会有閑空了。”

年輕的巴甫洛夫的臉頓時脹得緋紅，一直紅到了耳根，幸好黑黝黝的臉看上去不太明显。他羞怯地用小棍棒撥弄着泥土。

“該跟爸爸說，”他下決心道，“是时候了。割好了草，就要动身了……”

可是父亲早已打地上站了起来。